

# 《长日留痕》中英国管家文化的解码

姚敏慧

延边大学, 吉林省延吉市, 133000;

**摘要:** 石黑一雄的《长日留痕》通过管家史蒂文斯的职业轨迹与精神历程, 构建了英国管家文化的复杂图景。小说以达林顿府为文化场域, 展现了管家职业伦理中忠诚与尊严的异化形态; 以物质符号为叙事媒介, 揭示了职业身份对个体情感的压制; 最终通过史蒂文斯的西部旅行, 完成对传统管家文化的反思与超越。这种文化解码不仅呈现了英国绅士文化的内在矛盾, 更探讨了个体在职业规范与人性需求之间的永恒张力, 为理解传统职业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。

**关键词:** 《长日留痕》; 管家文化; 职业伦理; 物质象征; 身份重构

**DOI:** 10. 64216/3080-1516. 25. 06. 035

在石黑一雄的文学创作中,《长日留痕》以其对英国管家文化的深刻解构占据独特地位。主人公史蒂文斯三十年如一日的职业坚守,不仅是个人生命史的缩影,更折射出英国贵族社会盛极而衰的文化轨迹。作为英籍日裔作家,石黑一雄以“局内人”与“局外人”双重视角,剖析了管家文化中“忠诚”与“尊严”的伦理悖论,揭示职业身份对人性的规训与异化。

本文将《长日留痕》为文本,从职业伦理的异化、空间与物质的象征、身份重构的轨迹三个维度,解码英国管家文化的内在矛盾。通过分析史蒂文斯在忠诚与良知、规范与人性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,揭示石黑一雄对职业文化与个体生存关系的深层思考,以及这种思考对理解普遍人性困境的启示意义。

## 1 职业伦理的异化: 忠诚与尊严的双重困境

英国管家文化的核心在于一套高度规范化的职业伦理,其以“绝对忠诚”与“职业尊严”为两大支柱<sup>[1]</sup>。《长日留痕》中,史蒂文斯对这套伦理的极致践行,恰恰暴露了其内在的异化本质——当职业规范异化为精神枷锁,人性的丰富性便被简化为机械的服从。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个体对职业角色的过度投入,更渗透在职业伦理的深层逻辑中,成为束缚人性的无形镣铐。

史蒂文斯所理解的“忠诚”,绝非基于理性判断的自主选择,而是对主人意志的无条件屈从,是一种被等级秩序规训后的本能反应。他为达林顿勋爵服务三十五年,将“竭尽全力伺候高尚主人”奉为职业终极目标,这种执念深刻到足以碾压最基本的人伦情感:父亲临终之际,他正忙于府邸的重要宴会,即便得知父亲病危,仍坚持完成侍主职责,将职业责任置于父子亲情之上。这或许因为管家无独立经济来源,需依赖主人获得生存

保障,这种物质依附逐渐演变为精神层面的绝对臣服,最终使“忠诚”异化为“盲从”的代名词。史蒂文斯的忠诚便带有这种宿命色彩:当达林顿勋爵下达解雇犹太女仆的命令时,他内心并非毫无疑虑,却仍以“主人的判断必然正确”为由坚决执行。这种“道德妥协”绝非个例,而是管家文化中“忠诚至上”逻辑的必然结果,它将个体的道德良知彻底让位于对权威的服从,暴露了“帝国遗民对精英的盲目信赖”——在等级秩序的碾压下,个体已丧失独立判断的勇气与能力。

“尊严”作为史蒂文斯职业追求的核心,被异化为“最大限度投入职业角色”的表演性存在,其本质是对贵族文化的刻意模仿与徒劳攀附。他将父亲视为“尊严”的完美楷模:老史蒂文斯即便遭受宾客当众羞辱,仍能保持无动于衷的专业风度,这种极致的“情感克制”被史蒂文斯奉为职业圭臬。在与肯顿小姐的交往中,他始终以职业身份为铠甲,刻意压抑涌动的爱慕之情,将任何情感流露都视为“尊严的污点”。史蒂文斯的礼服、言行举止都是“对绅士文化的模拟”——他试图通过模仿贵族的仪态风度,实现阶层跨越的幻觉。这种模仿具体化为对物质符号的极致追求:他珍视的礼服需保持笔挺庄重,银器需打磨至“无可匹敌的光泽”,这些器物成为其职业尊严的物质载体。然而,史蒂文斯的礼服“过于陈旧狭窄,早已不合时宜。这恰如“服饰象征的身份异化”——管家无论如何模仿,终究无法真正融入贵族阶层,所谓“尊严”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,其背后是对自身阶层的深刻自卑与对等级秩序的主动臣服。

职业伦理的异化更体现在代际传递的强制性中,它将“去情感化”内化为家族传统,在父子间形成闭环式的精神禁锢。史蒂文斯与父亲的关系始终笼罩在敬畏与疏离的阴影中,两人的交流仅限于“工作必需的简短对

话”，亲情在职业伦理面前被压缩至可有可无的边缘。老史蒂文斯即便对导致儿子战死的将军心怀刻骨怨恨，仍能以无可挑剔的专业态度为其服务，这种“忍辱尽职”被史蒂文斯视为职业典范，却恰恰折射出伦理规范对人性的扭曲——它要求个体将私人情感彻底剥离，沦为纯粹的服务工具。直到旅行途中，当史蒂文斯回忆起父亲临终时的眼神，一种“莫名的愧疚”终于冲破职业面具的禁锢——这标志着他对尊严的理解开始从“职业表演”转向“人性本真”，是异化的职业伦理松动的第一缕微光。

从对主人的盲目忠诚，到对尊严的表演性追求，再到代际传递的情感压抑，《长日留痕》中的管家职业伦理已彻底异化为吞噬人性的精神枷锁。史蒂文斯的极致践行，不仅是个人的悲剧，更是整个管家文化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——当一套伦理体系要求个体以牺牲人性为代价换取“职业价值”时，其崩塌与瓦解便成为历史的必然。

## 2 空间与物质的象征：管家文化的符号体系

达林顿府作为《长日留痕》中管家文化的核心空间载体，其物理结构与器物陈设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体系，既承载着英国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，也记录着管家职业从荣耀到式微的轨迹<sup>[1]</sup>。这些空间与物质的象征意义随时代变迁逐渐消解，成为管家文化衰落的生动注脚。

从空间布局来看，达林顿府的垂直结构是贵族等级制度的物质化呈现。楼上的铺着厚重的波斯地毯，是贵族进行社交斡旋与决策商议的“前台”；楼下的厨房油腻潮湿，仆役间狭窄拥挤，下人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定在这些“后台”空间——这种垂直分割形成的空间秩序，实际是一种景观控制，是帝国权力的空间投射。史蒂文斯日复一日在这两种空间中穿梭服务，并非简单的服务行为，而是对等级秩序的日常维系与强化。他曾坚信“世界如轮，豪宅为轴”<sup>[2]</sup>，将达林顿府视为贵族权力的微观缩影，而自己则是这一体系的关键枢纽。然而，随着达林顿勋爵去世、庄园被美国资本家法拉戴收购，空间的权力属性发生根本转变：会客厅沦为派对场所，书房被美式消费品占据，达林顿府从“权力中心”降格为“文化标本”。此时的府邸与管家共同沦为拜物商品的象征，其权力内核被资本逻辑掏空，仅剩供人猎奇的外壳。

府内的器物是管家职业价值的物质载体，其象征意义的消长直接映射着管家文化的兴衰。银器是史蒂文斯职业成就的核心象征，他对银器的呵护达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：每日清晨需用 Giffen 牌黑蜡烛仔细抛光，确

保餐叉的每一根齿、餐勺的每一道弧线都闪耀着“无可匹敌的光泽”<sup>[2]</sup>；招待重要宾客前，他会反复检查银器的摆放角度，确保“间距精确到半英寸”<sup>[2]</sup>。这种极致呵护实质是职业伦理的物质化表达——银器的光泽与他的职业自豪感直接绑定，当宾客赞叹银器的精美时，他获得的是对“完美管家”身份的确认。但在新主人法拉戴眼中，银器仅是“有点年头的古董装饰”<sup>[2]</sup>，他随意用银餐勺搅拌咖啡、让孩童把玩银烛台，彻底消解了银器的职业神圣性。银器从“职业尊严的证明”沦为“普通摆设”，其文化意义的消解，恰标志着传统管家价值的过时。

空间的流动性变化则成为解构管家文化的关键力量。史蒂文斯的西部旅行打破了达林顿府的封闭视角，乡村空间以其平等开放的特质，成为挑战传统价值观的场域。在莫斯库姆的农舍，村民哈里·史密斯提出“尊严不属于绅士专属，每个为国家扛过枪的人都配拥有”<sup>[2]</sup>——这番话直接否定了史蒂文斯信奉的精英主义尊严观，让他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坚守的职业尊严或许只是阶层偏见的产物。韦茅斯码头的狂欢场景更具冲击力：渔夫与商人、老人与孩童在暮色中一起唱歌跳舞，打破隔阂，这种“无等级空间”促使史蒂文斯质疑僵化的等级观念。空间的转换也带来了认知的重构。旅行前，他眼中的英格兰风景是壮美绝伦的——庄园的草坪如绿毯，远山如黛，是“帝国荣光的证明”；旅行中，他看到的乡村风景却是承载生活的——田埂上的农人弯腰插秧，溪边的妇人捣衣说笑，这些充满烟火气的场景让他明白，风景的价值不在于象征荣耀，而在于滋养生命。这种审美转变，实质是英国性神话祛魅的过程——他终于摆脱了帝国文化的滤镜，开始正视一个没有等级枷锁的真实世界。

从空间布局的权力编码，到器物符号的意义消解，再到流动空间的观念冲击，达林顿府及其延伸的空间世界，完整呈现了管家文化从建构到解构的过程。这些空间与物质的变迁，不仅是建筑与器物的物理变化，更是英国贵族社会等级秩序崩塌的缩影，而史蒂文斯在其中的认知转变，则成为个体突破文化桎梏的生动写照。

## 3 身份重构的轨迹：从职业符号到完整个体

史蒂文斯从“完美管家”到“反思个体”的蜕变，既是对传统管家文化的反叛，也是对人性本真的回归。这一过程充满矛盾与反复的精神挣扎——他时而坚守职业信条，时而被人性本能拉扯，最终在对自我缺憾的接纳中实现和解，完成了从“职业符号”到“完整的人”的艰难跨越<sup>[1]</sup>。

职业身份的解构始于对“完美管家”神话的祛魅。史蒂文斯曾将服务达林顿勋爵视为“参与世界大事”的终极途径，坚信自己的工作“间接推动了人类进步”，仿佛自己的每一次摆台、每一次应答都在书写历史。但乡村酒馆里村民的议论缓慢却坚定地割裂了这层幻觉：有人提及达林顿勋爵的亲德倾向，有人痛斥其解雇犹太女仆的不公，这些评价像针一样扎进史蒂文斯的心里。当他想为勋爵辩护，却发现无言以对时，职业身份的根基已悄然松动。这种对主人价值的怀疑是管家走向觉醒的关键。史蒂文斯也开始质疑自己三十年奉行的“忠诚”是否只是盲从的借口。物质符号的失效更让这场祛魅雪上加霜：他珍藏的礼服因过于陈旧狭窄而难掩寒酸，曾象征职业荣耀的银器在新主人眼中沦为可有可无的古董，这些器物象征意义的消解与史蒂文斯的身份危机形成互文——当外在符号无法支撑职业自豪感，他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问题：若剥离“达林顿府管家”的标签，自己究竟是谁？

此外，肯顿小姐的信件是撬开他情感闸门的第一缕光。史蒂文斯对情感的压抑，是管家文化“去人性化”的极致体现：他与肯顿小姐共事多年，彼此眼中的欣赏几乎呼之欲出，却始终“以工作伙伴”自居。这种刻意的疏离，本质是将“职业伦理”当作隔绝人性的盾牌。但肯顿的信件打破了这层壁垒——信中提及“三楼卧室窗外的草坪”、“凉亭前的台阶”，这些共同记忆像钥匙一样打开了他尘封的情感仓库。他反复阅读信件，在重读中捕捉那些被职业面具遮蔽的温情：原来她当年的调侃是试探，原来自己的回避是胆怯。这一过程是史蒂文斯从职业面具下挣脱的开始。信件作为情感载体，打破了职业伦理对人性的禁锢。当肯顿坦言“曾幻想与你共度一生”<sup>[2]</sup>，史蒂文斯紧绷三十年的情感防线彻底崩塌，他第一次承认“此刻心将破碎”<sup>[2]</sup>，他终于明白，克制不是尊严，真实才是。

家庭关系的重构，则让史蒂文斯在“儿子”的身份中找回被职业伦理剥离的温情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父亲在他记忆中只是“职业典范”的符号：他记得父亲服务将军时的隐忍，记得他面对羞辱时的镇定，却刻意遗忘了父亲佝偻的脊背、颤抖的双手。这种记忆的筛选，是管家文化“代际传递”的必然——老史蒂文斯曾教导他

“情感是职业的敌人”，而他也将这份“克制”奉为家训。但旅行途中，茶具、托盘等器物唤醒了被压抑的亲情：他想起父亲临终前，自己端着茶壶穿过走廊的场景——壶身的温热透过指尖传来，而他却只顾着核对宾客的茶单；想起父亲摔倒在凉亭前，手中紧握的托盘里，还放着为客人准备的威士忌。这些日常器物是家庭情感的物质化记忆，其唤醒作用推动史蒂文斯接纳被职业伦理压制的亲情。他终于承认对父亲的关心少于对工作的投入，不再用“职业标准”评判父亲，而是以“儿子”的身份接纳了彼此的缺憾。

史蒂文斯的身份转型，本质是一场与自我的拉锯战。他不再执着于“完美管家”的虚名，接受自己曾因盲从伤害他人，接受自己错失的爱情与亲情，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有瑕疵却真实的个体。此时的他，身份已从“职业符号”转变为“完整的人”——既是达林顿府的管家，也是心怀愧疚的儿子，是错失爱情的恋人，更是一个学会与自己和解的独立个体。这或许正是石黑一雄通过这个人物传递的深层思考：真正的尊严，从不源于对某种标准的极致迎合，而在于对自我本真的勇敢接纳。

## 4 结论

石黑一雄通过史蒂文斯的蜕变，完成了对英国管家文化的深刻反思：当职业伦理异化为压制人性的枷锁，唯有打破规范的桎梏，接纳多元身份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。这种反思不仅指向英国管家文化，更关乎所有被制度化规范异化的个体——在职业与自我、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，保持人性的温度与反思的能力，或许是应对身份焦虑的永恒答案。

## 参考文献

- [1] 姜清远, 申富英. 硬币的另一面——浅析石黑一雄小说《长日留痕》的管家形象及其意义[J].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07, (03): 82-84.
- [2] 石黑一雄. 《长日留痕》. 冒国安译. 译林出版社. 2008: 4-147

作者简介：姚敏慧（1999.07），女，汉，河南省濮阳市，硕士研究生，延边大学，研究方向：英语文学与世界文学。